

校园

紫
藤
花
丛
书



我终于明白过来：那段清苦的日子里，我是多么富有。因为这世间还有那么多用金钱无法买到的真情和温暖。

hands 拉

不住你的手



远方出版社



90221209

枫叶 / 主编

拉不住你的手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紫贝壳丛书/枫叶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9

ISBN 7-80595-584-0

I. 校… II. 枫…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767 号

拉不住你的手 校园紫贝壳丛书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4 字数: 920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责任编辑: 赵志忠 封面设计: 陈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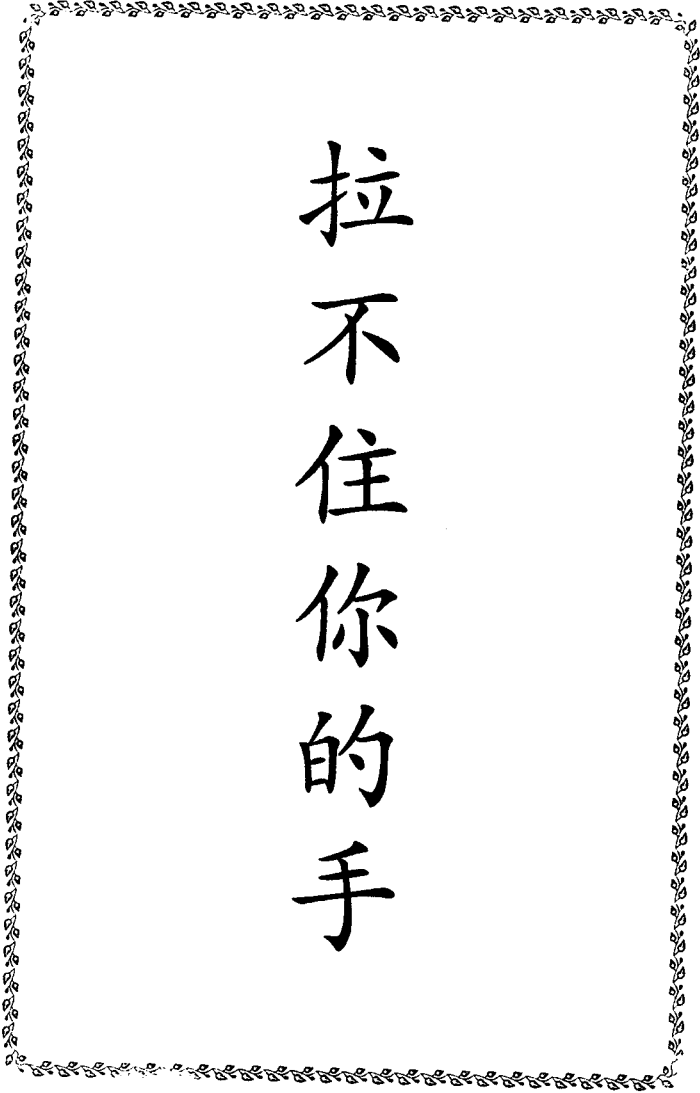
ISBN 7-80595-584-0/I·243

定价: 108.80 元(全书 8 册, 单册 13.60 元)

目 录

迟到的通知书	(3)
温馨校园	(12)
师生有余情	(21)
创作实习	(30)
酒楼买醉	(42)
病魔也拣穷的欺	(54)
生活是多彩的	(61)
凄冷的家	(73)
欢乐度校庆	(84)
陈泽昊挨整	(94)

拉不住你的手	(109)
恶鸠占雀巢	(121)
开心的苦酒	(137)
蚀本的报复行动	(149)
恶梦醒来时	(160)
为情好辛苦	(173)
热情与冷漠	(183)
善变多变的情感	(196)
走向明天的希望	(210)



拉不住你的手

迟到的通知书

八月骄阳似火伞。

下午,天空亮得耀眼,广袤的大地上,俨然一大张烧烫了的大铁板。

路边的树枝一动不动,树影缩成侏儒的一团,蒙上一层薄薄尘土的叶子都蔫蔫地打着卷儿,空寂无人的马路上,似乎有一片透明的蒸气在升腾。

陈梦岑背着一个结结实实的牛仔包,提着一只手提箱,过街穿巷,终于找到了挂着“湘中工业大学”的牌匾的学校。

在办公室办妥报到手续,下楼走过铺着水泥八角地砖的广场,转过几栋肃穆庄严的教学楼,她不时地抬起头,看着路边一幢幢楼房上的红漆号码——9、10、11、12……

方才听办公室报到的老师说,中文系在16号楼。十六号楼在什么地方呢?

她联想到过去读过的巴金的一部小说,书名就叫《十六号病室》,这个十六号与那个十六号有什么关系呢?当然,这很可能什么关系也没有,只是一种很偶然的巧合罢了,但不知怎地,她在心底里油然产生出对这个数字的亲切和熟悉。

拉不住你的手

+++++

《十六号病房》写得很好，很感动人，那么将长住在十六号楼房的中文系大学生呢？

她脑袋里在浮想联翩，可表面上却不愿让外人看出她的痴迷，只管慢慢地走着寻找。

一伙伙背着书包，夹着讲义的学生从她身边走过去。他们边走边说着可以进垃圾站了的话语；有的独自一人一边走，一边翻看着手里的小本子，大约是在背外语单词。

陈梦岑的心油然升起一种幸福的激动，从今以后，自己也将成为这绿荫校园中的一员，也将开始一种明朗骄逸，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学生活么？

· 前天，陈梦岑收到了湘中工大的录取通知书。

也许这是学校发出的最后一份通知书了，等她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本届新学员已经开学好几天了。

她走到了林荫道的尽头。

这里是一座十分宽阔的田径场。

田径场的旁边，有一个花坛，好大的一片一串红，红得灼人眼睛。可是，十六号楼呢？

她显然走错路了。

她转回身，向来路张望，又有一伙人迎面向她走来，他们那一大伙，几乎占据了整个路面，他们正在讨论省城正在放映的一部外国电影。

他们对这部电影的艺术性分析得很有独到陈梦岑没看过这部片子，但他们的话语令她心中一闪：他们很可能就是中文系的学生。

她想上前询问，但不知怎地念头一转，反而将身子闪到路

边的一棵大槐树下，抿起嘴角，准备让这一队人马过去。

也难怪，高三苦读生涯，无意间把陈梦岑打磨成一个阳春白雪、性格寡言的姑娘了。

陈梦岑刚满十八岁，细高的个子，轻盈的体态，白净秀气的面庞，一眼望去，宛似春风中的一棵小桑树，十八女子，谁不想有一副这般的体态和身材。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市群艺馆的舞蹈老师就看中了她，想方设法要拉她进舞蹈训练班。可惜，这个白衬衣上系着鲜艳红领巾的少先队员，门门都是满分的三好学生，偏偏只想做个文学家，用自己的笔去叙说外婆讲过的美妙的民间故事，抒写生活中的闪光一景。

她的才华很快就显露出来了。

初中一年级时，她的一个很悲壮的民间故事《含羞草的传说》在省外一家民间文艺刊物登载出来了，另外一篇习作也登上了市报校园版。

那变成了铅字的文章在班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学们羡慕得更是对她刮目相看。她觉得自己正在走一条阳光灿烂的坦途，她有一种超于普通同学的文学天赋，她的学习成绩是班上名列前茅的，她深信自己永远会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幸运儿。

对于未来，她做过好多好多迷人的梦。

她为周围邻居每天算计着花那十几块钱而悲哀……

可是，上苍似乎特别爱捉弄人，甚至爱折磨那些悠闲地行走在平坦大道上的幸运人。

高考时候，她以半分之差被重点大学拒之门外。悬梁刺

股又复读了一年，成绩考得还算理想，她于是报读北大，忐忑地踏上了这千军万马争恐而过的独木桥。

北大的招生分数线扶摇直上，于是，在这独木桥边，她没再幸运。暑假过后，学生们一个个拿着通知书启程报到去了，她却杳无音讯。

她知道自己落选了。

多少个漆黑的夜晚，她伏在枕上痛哭，这个性格高傲而敏感的姑娘，真差一点儿没有得精神分裂症。

九月一日，当学生们都悉数进校以后，她痛苦已极的心灵呈现出一种麻木。

也就是在这了无一线希望的麻木之中，她竟接到了湘中工大的一封函信。

湘中工大也属国家重点大学，该大学的招生老师似乎特别惜才，他们在一大堆高分档案上发现了这个仅填报了北大中文系的陈梦岑，北大已经落选，这意味着这个女孩将远离大学的校门，而从该生的档案中，他们清楚地看到这女孩是个品学兼优的好苗子，于是，他们在招生工作结束时，向她发来了这封特殊的函件，邀请她到湘中工大来深造。

正为仅填了北大其余一概不服从分配而后悔莫及的陈梦岑突然接到工大的信函，真是又惊又喜，在父亲的极力鼓动下，她很快与招生小组的司马老师在电话中取得了联系。于是，一个星期过后，她接到了工大寄来的通知书……

这一伙学生与她擦身而过。

他们叽叽喳喳，沉浸在热烈的谈论之中，简直连看也没看她一眼。

陈梦岑继续张望，希望能找到一个独行的女同学问问路。

不巧，偏偏却有两个男学生走了过来。

一个是瘦伶伶戴着一副廉价眼镜的小个子，背微微有些驼，长脸黄黄的，穿着一件细花纹的尼龙衬衣，看样子上学前才制做的。

另一个，脸色白净，十足一副优越条件家庭子女的气派，高高的个子，半新的名牌T恤扎在一条笔挺的西裤里。他的眉毛浓得出奇，五官也是轮廓分明，只是那张缺乏血色的脸显得有些苍白。

高个子嘴里叨着一支香烟，神气高傲的目光肆无忌惮地落在陈梦岑的脸上，盯在上面粘胶似地不动了。

不知怎地，陈梦岑不愿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她眼皮一耷拉，接着便把脸扭到一边去了。

不料，那个明显是从农村来的学生却在她跟前停住了。

他无声地一嘻，热情地问：“噢，同学，你是刚来的吧？是不是找不着路了？”

“Sorry！我不姓奥！”

陈梦岑说着，又把脸转了开去，没有理他。

黄长脸却一点也不尴尬，他嘻嘻地一笑，问：“你是不是中文系的新生？”

“嗯。”

“噢，你叫陈梦岑，对不对？”

“Yes，噫，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哈哈，预测加分析！”

黄长脸得意洋洋地说：“我叫罗世宝，是从宝陵二中考来的，他是你的家门，叫陈泽昊，是我们班的党小组长。班长就在那边，我给你把他叫来。”

说毕，他双手拢在嘴边作成个喇叭筒状，扯着嗓门喊道：“哎，刘剑波——”

“别喊了。”

陈泽昊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

接着，他对陈梦岑殷勤地一笑，伸出一只肥雍而白净的手来，说：“我代表全班欢迎你！”

陈梦岑将手提箱换到左手，和他握了握手。于是，他们一同沿着左边的一条花径小小泥道走去。

罗世宝殷勤地要过陈梦岑肩上的牛仔包背在身上在前边领路。

陈泽昊又亲切又随便地和陈梦岑聊着话，仿佛他早就认识她，他们早就熟悉了似地。

谈话内容，无非是客套的问候，巧妙的关切和殷勤，但陈梦岑很快察觉到，他的神情中难免流露出一种自视优越，高高在上的味道。

“噢，陈梦岑，你知道陈泽昊的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走在前边的罗世宝也不甘寂寞，好不容易终于插上了嘴。他转过头来，盯着陈泽昊，充满着敬佩和羡慕，无来由地炫耀说：“昊哥爸爸是高干，是……”

陈梦岑见陈泽昊把剩着老大一截的云南红塔山香烟扔在路上，用脚碾扁，得意洋洋地冲着她笑，又见罗世宝那么地俗气，忍不住奇兵突出地讽刺了一句：“是省长还是省委书记？”

罗世宝愣住了,但他却不是那种经不起风吹浪打的人,他嘻嘻地一笑,说:“开玩笑,宝陵市哪有省长省委书记!”

陈梦岑莞尔一笑。

陈泽昊瞪了罗世宝一眼,微微一笑,说:“我老爸也算不了什么,不过,在宝陵市说话还是有人买他的帐而已。”

罗世宝知道自己有些发了烧,却一点也不在乎,他依然笑嘻嘻地说:“他老爸是宝陵市主管政法的副市长,叫陈哲。名字常上宝陵市报,你一定很熟悉。”

陈梦岑情不自禁地在心底“啊”了一声,不由自主地也看了陈泽昊一眼。

她当然知道陈哲是她所在市的副市长,她也从旁人的闲谈中知道陈副市长在宝陵市是个铁腕人物,除了市长和书记,他数得上是宝陵的第二号人物了,他主管政法,权利大得吓人呢。想不到,自己居然会与他的儿子在一个班。

不知怎地,她居然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一种自卑,居然偏过头去,无聊地问了一句:“你爸爸一定很忙吧。”

“还好。”

陈泽昊微微一笑,低下头看了眼左腕上的喔米伽手表,惊声叫道:“嗨,只顾得说话,我们要迟到了。”

说罢,他命令罗世宝,“这样吧,你送陈梦岑到宿舍去,帮她好好安顿一下,我给你请个假。”

“谢谢你!”

陈梦岑主动地伸出手去。

她只身来到省城,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之中,能在学校碰到这样一个老乡真不错。

但不知因为什么，陈泽昊却减低了方才的殷勤和热情——也可能确是时间太紧张了，他伸手随便与陈梦岑握了握，便匆匆地沿来路走去了。

罗世宝笑嘻嘻地背着陈梦岑的牛仔包，又硬要接过她手中的手提箱，这个热情劲儿，简直叫人无法推辞。

一路上，罗世宝罗罗嗦嗦地打开了他那关不住的话匣子，他绵绵不断地讲述着开学时的情形，讲述班上同学的情况，突然，他话题一转，说：“我们班现在有七个党员，你没想到吧，全年级最多的，喂，你恐怕还没入党吧！”

“我们读高三，就班长一个党员，还是从外省调来的。”

“唉，我在二中读书时，班上也没有发展一个，正好，陈泽昊是我们的老乡，他是系里的支委、班上的党小组长，我们将来入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陈泽昊跟我说了，每年，他要争取在班上至少发展三个党员，我们一块争取解决这个问题吧！”

陈梦岑抿嘴一笑。

“是真的。”

罗世宝走近陈梦岑，放低声音说：“哎，趁着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你赶紧写份入党申请书吧，几句话就行了，排着队嘛，我们一入学就交上去十几份了，唉，早过了进团的年纪了，得赶紧捞党票这趟车了。”

陈梦岑又是一笑，没有吱声。

十六栋楼到了。

罗世宝把行李送到女生宿舍里，然后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香烟，点燃吸了几口，才不慌不忙地拿起桌上的两

个热水瓶，去锅炉房为陈梦岑打来开水。

他坐在床边又与陈梦岑八婆打卦般地说了半天话，这才山猴子回巢般地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陈梦岑一个人。

也许，这整座楼里除了楼道口那位守门卫的大妈，就只有她一个人了。

微风轻轻地从半掩的窗间吹进来，临窗的衣钩上，一件紫花丝裙在无声地轻飏着，多安静呀。

房间里摆着四张写字桌拼凑成的一张长桌，上面放着热水瓶奶粉罐茶杯之类的什物。

两壁边摆着两张双人木床，两个上铺和一个下铺已经铺好了铺盖。

一张下铺居然还空着，床板上铺着一层旧报纸，这明显是留给她的。

她油然而升起一股对睡她上铺的同学的感激之情，如今的人，自私者居多，这位同学居然把下铺留给了自己，看来，本宿舍的同学是不难打交道的了。

她提起行李，放在空床上，自己也坐在上面，体会着一种陌生又亲切的感觉。

好一阵子过后，她才从空床上站起来，但她没有急于去找门卫大妈领铺床用品，却是走到书桌前，找出本子和钢笔，她要写篇日记，记录这到校的第一天。

温馨校园

斜阳从窗外照进来，照得满室生辉的时候，门“砰”地一声开了。

一个俏丽的留着反翘短发的姑娘出现在门口。

她气喘吁吁，大大咧咧欢呼似地问道：“你就是陈梦岑？”

这询问根本就用不着回答，其实也容不着陈梦岑回答，这个穿着很新潮连衣裙的姑娘已经扑到她跟前了：“哎呀，你怎么才来，我们都上了一礼拜的课了……哟哟，你长得好漂亮呀。”

她仔细地打量了陈梦岑一遍，然后像发现了重大新闻似地吼道：“怪不得我看着你眼熟呢，你好象香港演员刘嘉玲哟，暑假时候，我天天看连续剧《绝代双骄》，那‘低头的温柔，水莲花般不胜风凉的娇羞’……像，真是象极了！”

陈梦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真有些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了。

她也曾听人说过自己有些象刘嘉玲，她也知道刘嘉玲演过《义不容情》和《香港之夜》等连续剧，但她一部也没看过，就连暑假期间播放的古龙武侠电视连续剧《绝代双骄》她也一集也没看，但她心里明白，自己与那个影星刘嘉玲可能在相貌上有些相象，但绝没有这位陌生同学所说的这么夸张。